

湖北府志十卷

中國地方志集成

據康熙刻本影印



# 中國地方志集成

湖北府縣志輯 ②

康熙湖廣武昌府志

江蘇古籍出版社 ● 上海書店 ● 巴蜀書社

武昌府志序

皇上聖武布昭削平反側東

漸西被幅幘廣遠自生

民以來所未有也爰

命直省各修通志下其事

于郡邑而石虹張君向

武昌府志序

一

徐

嘗司訓是邦武昌府志

出其手裁彬彬乎徵文

考獻簡核精嚴良史才

也已而捷南宮讀中秘

書未獲竣事新任裴守

視事伊始即以修輯為



已任凡夫故老之所傳

家乘之所述與夫殘碑

斷碣之間無不搜剔詮

次焉請政于余余謂武

昌乃都會之地四方風

氣所萃章程聲教為諸

武昌府志序

二

徐

郡所觀效而

朝廷封疆大吏及監司以下

咸于此駐節焉雖曰郡

志實與楚通志等所關

係者豈淺鮮哉故為之

攷分野則翼軫之墟善

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  
攬疆圉則聯荆峴而不  
雲夢所謂設險以守國  
也按石口則知登耗之  
數當思藏富于民也列  
官師則循卓者政蹟畢

書而餘僅紀其爵里姓  
氏焉卽褒貶所由寓也  
至人物菽文尤易徇情  
而汎濫乃自勳德以下  
綱舉目張而古文詩詞  
所登皆楚材之雋也豈

徒以侈聞見矜博洽而  
已哉昔紫陽夫子出守  
南康首閱誌乘識者以  
爲知所先務其後政蹟  
之盛駕軼龔黃語云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武昌夙稱名郡而民生  
風俗之間古何以盛今  
何以衰古何以醇今何  
以漓則教養生聚以副  
當于子惠元元之至意是亦  
在上者之責也故於載

筆之餘深屬望于裴守  
而余亦欲與同事諸君  
子共勉焉

皇清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

卯孟春上浣之吉總督

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

武昌府志

序  
五  
徐

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國

相撰



武昌府志序

從來載籍所垂在國曰

史在直省在郡在邑曰

志志之始其權輿于九

丘乎孔安國曰丘聚也

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

武昌府志

序  
一  
石

聚于此書也至東漢後

南陽有風俗之記襄陽

有耆舊之編而體益以

明備焉所謂不出戶而

知天下者蓋由此其推

也康熙丁卯春武昌裴

守刻郡志既成請序于

余余三復而起曰

聖天子揆文奮武驅除殘孽

寰宇昇平即海外臺灣

諸境從未隸疆索者亦

稽首請吏焉幅幘之廣

武昌府志序

二

石

超軼古今爰

允廷臣所請修一統誌甚盛

典也然以為不採之直

省通誌則攷核無資而

非郡邑各以其書獻焉

不無殘闕簡畧掛一漏

萬之懼則一方之記載

而為我

皇朝徵文考獻所取裁焉可

不慎歟閱是書為卷十

有二自圖考以下為目

二十有六然人物則有

武昌府志序

三

石

勳德忠烈勞績之屬異

其名蕪文則有賦詩箴

銘表疏書序碑記之篇

殊其體諸類之中又各

自為綱目焉何其文而

不浮質而不俚條理而

不素之若是耶武昌爲  
三楚都會輜軒冠蓋之  
所萃聲名文物之所統  
江黃漢襄諸境之所觀  
感而則效乃比年來軍  
需芻午室有懸耒閭閻

困乏已極而貪黷之胥  
役遊惰之罷民亦于此  
托處焉官其地者恒難  
之然語云不知爲吏觀  
已成事誠由是書而神  
明于其間焉善何以勸

惡何以懲催科何以寓  
撫字之方禮樂何以靖  
兵刑之氣舉而行之裕  
如也余新奉

簡書旦夕有撫滇之行既喜  
郡志之成足以爲三楚

生色而裴守將來亦如  
志中之循吏以傳焉是  
余所厚望也夫

皇清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  
卯孟春上浣之吉巡撫  
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



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石琳撰

序

志書何昉乎緣其意大都本於漢書十志然則志者亦史之所從出也且乘而曰晉檣杌而曰楚春秋而曰魯史亦何

武昌府志

序

湖

嘗非志之所從出乎夫志既為史所從出而史又為志所從出何不取其地之藩封與薦紳之仕至將相者編為世家將相以下事多可紀難



以專家名之者編爲列傳而其餘各有獨著或爲循吏酷吏或爲文苑儒林或爲隱逸遊俠或爲方外伎術或爲貨殖列女俱附列傳之中然後以其沿革形勝天官地理河渠田賦食貨五行禮樂祠祀兵革風俗之類編之爲志一如史家之所爲庶幾義例更嚴而褒貶抑揚之間其

爲激勸彰瘴而礪世磨鈍也不更重乎余嘗爲此說而人多不能從則以作志之體但取長于記事強半主于案而不斷而作志之人又復憂讒畏譏則亦惟取善善之心長而已矣以故略則非失之鄙則失之疎詳則非失之誕則失之濫何者是非予奪之義不存乎其間而其廢興

存亾也則亦無足輕重  
今古相沿誰有起而更  
張者然卽今所謂志者  
而言之當勝國之季置  
而不講聽其抱殘守缺  
者業已二十餘年迨及

我

朝定鼎又二十餘年勢有不  
暇自請修通志之疏托  
始于衛曲沃旋值  
今上聰明天縱加意右文纂  
修通志一統志之令相

隘而下然後天下靡然  
嚮風莫不以修志爲事  
然其間詳略廢興蓋亦  
有幸不幸焉何者使其  
地爲都會而又爲名勝  
之區也則雖本地文獻

淹沒不傳而騷人墨客  
之所憑弔馬蹄帆影之  
所流連遇物而銘登高  
而賦往往散見于他冊  
則千鍼補衲集腋成裘  
不難一朝而頓還舊觀

使其地爲遐陬僻壤也  
則舍本地故典藏在有  
司者而欲求空谷足音  
幾幸萬一于從旁之弋  
獲則問津無處較之名  
勝爲難理勢然也夫武

昌之爲武昌夫固憑弔  
流連遇物而銘登高而  
賦人所艷稱而不容埋  
沒者則哀而輯之也不  
獨文獻足徵抑亦風謠  
可採其鑿通志而又有

武昌郡志咄嗟而辦也  
固宜雖然難言之矣何  
者以志爲志而凡注視  
之則味如嚼蠟以史爲  
志而金注視之則啖蔗  
可期善乎太守裴君之

爲志也一則曰守正再  
則曰覈真三則曰褒不  
輕褒而貶之義已存美  
非徒美而惡之鑒已寓  
且于人物一志條分縷  
析惜墨如金軒輊重輕

直如燭照數計此固以  
史之權默寓于志之內  
不僅以志爲志者正有  
一段淡心苦心存乎其  
間卽此可知其爲吏亦  
非僅僅齷齪于簿書期

會而以吏爲吏者也余  
故樂觀其成而爲之序

皆

康熙二十有六季歲次丁卯  
上巳前六日湖廣湖北  
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

政使金台胡戴仁伊祁  
父漫書

此處文字極淡，似有印痕，但難以辨認。



序

不佞陳臬于楚將一年  
武昌郡志適于是年春  
仲告成太守裴君請不  
佞序其簡端不佞惟是  
審克明允摘伏姦宄之

武昌府志

序

一

丁

爲兢兢未暇及文事也  
既而歎曰夫志亦史也  
古人文之精者爲史六  
經皆史也六經之有春  
秋猶法律之有斷案春  
秋者聖人之刑書也是

武昌府志

序

二

丁

非二百四十年之事于  
萬八千字之中筆則筆  
削則削何其簡且嚴也  
雖以游夏之徒未嘗口  
授其微義而獨以同恥  
許左氏故其傳與語多  
得夫子之秘旨焉其後  
歷代諸史厥體非一或  
爲記或爲書或爲志雖  
其高下煩簡之不同終  
不能效春秋謹嚴之法  
余獨有感于楚以檇杌

名史爲有合乎古人之  
遺意也蓋古人以善爲  
常多不紀載以惡爲反  
常故特紀之如堯典之  
篇朱兜其鯀之惡在所  
必載春秋爲亂賊而作

聖人于此有懼心焉夫  
民之多僻非其性也氣  
蔽習徇迫勢而動弗得  
已焉耳人亦有言惡惡  
如有疾是故求其標本  
緩急而理之生道也不

然剛愎褊隘視民之不  
善若不欲其生而欲民  
不忍于爲惡難矣書曰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  
一夫是故善政者明教  
以達改善教者因政而

寓教無逾于志矣太守  
曰史有褒貶志則有褒  
無貶史兼美惡志則有  
美無惡志與史今昔有  
不同者蓋不佞三復斯  
志而知郡之名雖武而

實則文也他不具論其  
 問賢人才士勳績政事  
 文學氣節歷代顯晦不  
 同而百世之下使人興  
 起如漢費禕晉孟嘉唐  
 李邕宋馮京李義山明  
 魏觀廖道南吳裕李承  
 芳承箕魏裳吳國倫郭  
 正域余玉節賀逢聖熊  
 開元諸君子表而揚之  
 赫赫如昨其裨世教豈  
 淺鮮哉觀其所可則所

否可知也審其所褻則  
 所黜可知也昔夫子以  
 知我罪我屬之春秋而  
 又曰誰毀誰譽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蓋始終  
 無毀也嗚呼四凶不出  
 而流竄放殛將何施姦  
 慝不作而罍劓荆宮爲  
 焉用不佞職雖司刑心  
 未嘗不期無刑也夫長  
 于仁者未必或短于義  
 專于秋者未始不根于

春不佞序鄂志而為斯  
言以見春秋聖人之刑  
書出於不得已後之讀  
斯志者易明斯義而志  
之與史刑之與教若一  
之矣

武昌府志序

七 丁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仲

春湖廣湖北等處提刑  
按察使司按察使溫陵  
丁煒撰

武昌府志序

志記始於圖經圖經始  
於禹翳周禮職載地官  
爾雅詳釋澤藪是故周  
知民數囑察倫物經國  
鉅猷疆理要典莫尚於  
斯焉

武昌府志序

一 襄

皇上御宇之二十二年詔直  
省纂修通志是歲郡邑  
羣牧禮聘名士先後勒  
成而武昌府志奉

臺憲合檄重修

天錫

不敏



聞命兢業簿書之暇從事縹緗與郡之大夫人士日夕徵推爲卷一十有二大指分載於諸目之首夫古今雖異山川不改賦既定經制有

常此固無煩深論惟沿革人物舊志多舛武昌府在漢爲江夏郡領城十四而雲杜竟陵蘄春邾鄆等縣非今所屬獻帝末劉備分荊州以江

夏郡與孫權權乃以安陸諸邑立江夏郡以沙羨諸邑立武昌郡晉咸和中因汝南流冗僑置汝南郡於塗口卽今之金口也是時地域淆屬

俱不得竟稱武昌宋孝武以江夏郡治夏口則今之武昌矣而夏口有二一在江北一在江南至南北六朝僑徙紛紜廢置靡定史無表志惟